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十五回 看盛會萬人聚小鎮 缺妝奩一女泣空房

話說倉前鎮上因了六月三伏，瘟疫重大，罹疫而死的鎮上人民，不知多少，家家都嚇得戰兢兢地，以為觸怒了神祇，犯了天嗔，因此上天降災。便有幾個巫師，同了幾家專于斂錢的道院僧廟，趁著時機，倡言禍福，說什麼五部瘟神下界，都為了平時人民不敬天地，不借五谷，所以上天降災。若要消災去禍，必須舉行賽會。那些無智愚民，卻不思不敬天地，不惜五谷，所以天上降災。應該快些改惡為善，倒附和了這些巫師僧道，籌備起賽會事宜。在六月順已出過幾種，如瘟將軍會姜大公會等，又因說是這次的瘟疫，由五部瘟神放出了五煞惡鬼，已震動陰司，非舉行一個盛大的盂蘭會，不能禳解，鎮上的人，忙急急籌備，要討五煞惡鬼等歡喜，預備得非常盛大。好得清朝賽會一事，并不有違禁例，官府反嚴行保護。一年中的會期，本有許多，盂蘭會也是年年舉行，不過沒有這一次的大動干戈。鎮上的紳士，出頭主持，捐款的捐款，出力的出力，預備賽會應用物件的預備，煉台閣高蹺等工夫的煉工夫。忙一個不亦樂乎，早有人傳播出去，倉前鎮這一年，舉行這麼一個大盂蘭會，自有興致的人，四處趕來看會。會期是七月底的一天。不到二十五六日的光景，四處來看會的人，已不知有了多少。倉前鎮上，家家門首，都搭起了看會高台，準備賽會過時，可以坐在看台上細細觀看。又怕街上的看客擠到家中，豈不把看台擠毀，又各在門首，攔起了擋木，來看會的人有的宿在親戚人家，有的臨時租了人家的房屋居住。鎮上所有的幾處小小客店，都早擠得水泄不通。又有幾個投機的人，臨時備下客店，專招看會的人住宿。飯店酒鋪，終日座無空隙。說不盡的形形色色，熱鬧非常。這一次的盂蘭會，直預備到二十六的一天，方才就緒。看會的人，早把一個倉前小鎮，擠一個人山人海。自有會中人出來維持秩序，又先期到外面來量地步，看形勢，只因會中台閣高蹺很多，怕不夠地步通過。一切就緒，差不多已將到會期，看會人都伸長著頭頸，只待七月底的一天，看這個盛極一時的盂蘭大會。

卻說到倉前鎮來看會的人之中，有一個姓劉名子和，年方二十五歲，乃是餘杭知縣劉錫彤的兒子。劉錫彤年過半百，只有子和一個兒子，因此把子和愛如夜明珠一般。劉錫彤是維揚人氏，年輕時也是個浮滑少年，家中并不富有，不過是個中人之產。娶妻之後，得了一大注的妻財，登時暴發，抖將起來。只因這位劉太太，母家姓林，同劉錫彤同籍，父親是個維揚富翁，膝下無兒，所生一個女兒，嫁給劉錫彤。劉太太別的不懂，對於幫夫運三字，卻熟悉非凡，到了劉家之後，盡把家中值錢的東西，向著夫家擺去，幫著丈夫劉錫彤發財。好得劉太太既沒有弟兄，自然沒人同他爭奪。劉太太的父母，一則愛女兒心切，連帶愛子婦婿。二則自己并無兒子，將來百年之後，只是繼承一個族中子弟，承續香煙而已。自己有這麼大的數百家私，終久要給別人，不如給了女兒，究屬是自己的親骨肉。而且女婿也有半子之份，比了承繼過來的兒子，總親熱一些。便盡著女兒搬運，只要女兒開口，沒有不應之理。嫁給劉錫彤的時候，老夫婦怕女兒嫌夫家貧困，不能稱心如意，早允許把存在錢庄金號大商家的存款，由女兒帶一半到夫家，已足足的有了七、八十萬。其餘妝奩手飾，自然是豐富極頂。只是壓箱底用的金條，已用了五百兩。金葉金器，也有五百餘兩。手飾中的珠項件珠花等件，珠子粒粒有黃豆大小。這并不是作書的有意相湊，卻是確的事情。劉太太因了楊乃武的案子，所用去賄賂，足有數十萬光景。這都是劉太太母家的產業，大都談楊乃武奇案的人，都能知道。

閒話少說，且歸正傳。劉太太出嫁的時候，帶去的財產，差不多已將百萬，無論何人，總可以滿足他的欲望的了。可是劉太太到了臨時上花轎時，還是一百二十個不愿意，在閨房中只是痛哭，不肯上轎，把個老太爺急得手足無措，怕錯過了吉時，將來夫婦不能和睦。自己只有這一個女兒，怎生舍得。總得夫婦之間，相敬如賓，女兒過去稱心如意，方好放下心腸。這一次的所以配一個中人資產的劉錫彤，也因了要使女兒快活舒適。劉家上無尊長，一進門就是當家太太。又加著女兒帶去了七、八十萬家私，自然有財必有勢，誰敢不服，豈不是女兒過去，仍如在家中一般。而且女兒的脾氣，在家中嬌養已慣，決不能受人管束。有翁姑的人家，萬萬不成，因此配給劉家。如今不要錯過了吉時，沖犯了喜煞，夫婦閨房之內，時起勃溪，終日吵鬧，豈不是反害了女兒了呢。因而愁眉不展，還是老太太明白，知道女兒的不肯上轎，決不是不愿意出閣嫁給劉錫彤，內中必有一個緣由。忙走到閨房之內，悄悄的向著女兒問道：「寶貝女兒，怎地你還不稱心呢？你爸爸嫁你，也把一半家財交給你咧，只因劉家沒錢，才這般的給你帶去，我同你配劉家這頭親事，也為的是你。劉家一無尊長，二無弟兄，你一進了門，即是個當家太太，做現成主母。又加著你帶去了這般多的家財，財多勢厚，有誰敢不服你的調度。便是女婿平空添了七八十萬家產，都是因了娶著你這般一個好老婆而來。自然那裡敢違背你一言半語，怕不當你做玉皇大帝看待。這樣的家庭，嫁過去再舒服也沒有的了。所以我揀了劉家，把你配了。他家雖窮困一些，好得我們有的是錢，還怕著什麼來，怎地你只是哭，不肯上轎，不要錯過了喜時，可不是頑的，你究竟是什麼不如意呢？快說給做娘的知道。只是做娘的可以辦到，無有不應許你的，還少什麼東西，只要是家中有的，也沒有不肯給你帶去的呀。」

寶貝女兒聽了母親說了這一大篇安慰的言語，問她因了什麼不肯上轎，方把一塊絹帕，拭乾了眼淚，徐徐的道：「不是女兒不愿意嫁給劉家，這是母親作主的事情，做女兒的怎能違背。可是女兒嫁了過去，錢雖不算多，也總算有一些了，勢卻一些也沒有，可不是就得受人家的欺侮了嗎？」老太太聽了，以為女兒的不愿上轎，因了劉家無財無勢，嫁了過去，有了七八十萬財，自然再不能說是沒有的了，勢卻依然無著，所以不愿，便不由得笑道：「女兒，你什麼聰明一世，朦朧一時起來了呢？有了錢不是可以去捐上個官做，豈不是有了勢了。如今女婿雖沒有勢力，只須你過了門之後，取三、五萬銀子，替女婿捐一個現任官員，便不是有財有勢了嗎？」老太太心中，以為這般的一開導女兒，自然不再哭泣。歡天喜地的出去上轎，誰知這位小姐，所得老太太的一番言語，點頭說道：「正是呢，女兒也因了過去之後，必須捐一個官做，方心中發愁咧。」老太太聽得女兒說是也因了要捐官才在那裡發愁，不禁一呆道：「你不是方才說要女婿有財有勢呀，捐了官便可以財有勢，那是最妙的事情了，怎說為了要捐官才發愁了呢？」劉太太見母親聽了自己的言語，奇怪起來。倒不覺微微一笑，又點著頭道：「誰沒不是呢。母親你怎地還不明白，你想要做官有勢，自然要捐一個大官方好，捐大官豈不是要多化一些錢了。女兒所帶過去的一些，雖不算少，究屬也不能說多，萬一捐官的時候，化錢一多，帶過去的現錢不夠，不是要把珠寶金子等去折變了嗎，那些折變珠寶金子的當店，那一家不要賺錢生利，到了那時，女兒自己沒有這麼一家賺錢生利的店家，這個虧，不是吃得大了，豈不使女兒因了捐官發愁呢？」老太太聽畢了女兒一大篇的發愁緣由，早倒抽了一口涼氣，方是明白女兒的不愿上轎，只為了再要一家當店，這些贈嫁的七八十萬家私，還沒有趁女兒的心愿，不禁暗暗佩服女兒的見識遠大，還沒嫁到劉家，已在那裡替女婿不吃大虧，這般看來，女兒沒有一家當店贈嫁過去，決不肯輕易上轎，人家嫁女兒不肯上轎，都是嫌著千宅的聘禮不好，自己女兒出嫁，卻一味的幫著女婿掙家產。好得自己老夫婦二人，并無兒子，只有這個女兒，倘是不給女兒帶去，將來仍不免被他人得去，究竟女兒是自己的親骨肉，來得親近，不如應許了女兒，討她歡喜，便笑著道：「我道是什麼大事，原來是這麼一些些的事情，為何不早說呢，你怕將來吃虧，這個容易，只須把你爸爸開的當店，帶一家過去，可不是就不吃了虧了呢。我去向你爸爸說吧。」

劉太太的父親，自然是無可無不可的，只要女兒不錯過吉時，嫁了過去，小夫婦和好，別說是一家當店，便是把自己所有的店家一齊變了姓劉，也是愿意。這般一來，劉錫彤又平空添了一家十餘萬兩銀子本錢的當店，劉太太才歡歡喜喜的嫁給了劉錫彤，劉錫彤平空得了這麼多的妻財，心中得意，自不必說，因了妻子手中有百萬家私，怎敢有半點違反、自然言聽計從，劉太太說東，劉錫彤不敢說西，劉家一切的事情，都由著劉太太作主。家中婢僕有的是劉太太贈嫁過來，當然唯劉太太命是聽，其餘劉家原有的僕人，同了新雇過門的婢僕，知道劉太太是個大財主，不論什麼事情，都由劉太太手中發放，那一個敢不奉承聽從。便是劉錫彤自己知道所過的快活日子，都仗著妻子的家私而來，也不敢不聽妻子的指揮。又加著劉太太自幼在家中，度慣如意日子，嬌養已慣，稍不稱心，即大呼大罵，好得劉錫彤卻是奴隸生性，只要日子過得快活，一切都肯，對於這種妝台奴隸，越發心甘情愿，終日侍候著太太，討太太歡喜，因此把個劉太太，捧上了三十天。家中一概事務，不要說是內裡一切，便是劉錫彤到外去的事情，也非得太

太應許，不能亂走一步。劉錫彤起初，因了妻子是個財主，要討他歡喜，自己方可度得快活日子，自不免事事請示，討妻子的歡心。漸漸地把劉太太的氣焰，步步高升，自己的主義，件件壓低，到了後來，竟把妻子真個視若玉皇大帝，不敢稍有違背。無論是外面家內的事務，劉太太說怎麼辦理，便得怎麼辦理，劉錫彤那裡敢說半個不字。都是由劉太太發令，劉錫彤如捧著聖旨般的前去承辦，在揚州一地，那一個不知道劉錫彤是個挂名主人，懼內大王，劉太太太權在握，一呼百諾，好不稱心如意。

可是劉太太到了這個地步，心中還有一件事情，放心不下，心中覺得不快。只因劉太太嫁到劉家，雖是帶著七八十萬家產，一家典當，只是母家還有一大半的家財，留在家中，沒有帶到劉家。自己父母年紀已老，將來百年之後，若是自己不趕緊設法把剩下的家私，搬到劉家，豈不是白白便宜了繼承的兄弟，而且自己父母應嗣的兒子，是族中很窮的一房，自己從小便瞧不起這窮小子，如何願意，非得趁著父母未死之時，全部搬運過來，方趁了心頭之愿。想定主義，即天天借著探望記念父母，到自己家中，計算這一大半的家財，劉太太的父母，對於這個女兒向來鐘愛非凡，臨嫁的一天，還被女兒兩點清淚，哭掉了一家典當。自古道美人一笑值千金，劉太太的一哭，竟值了十餘萬金。老夫婦兩對這個寶貝女兒，可算是疼愛得到至矣盡矣。如今見女兒嫁了劉錫彤，小夫婦恩恩愛愛，女兒的氣勢，高長無比，心中自甚歡樂。女兒見仍舊想到老夫婦倆，不忘孝道，朝夕同著女婿，承歡膝下，覺得總算沒白疼了女兒。那裡知道女兒女婿的到來。乃是探望這一大半的家私，老夫婦二人心中一歡喜，越發的疼愛起女兒來，連著女婿劉錫彤，也一同疼愛起來，只要女兒開口，沒有不應之理。好得老夫婦倆也抱了情愿傳給女兒女婿，不愿傳給不是親骨血的嗣子的想法。事有湊巧，這個應嗣的族子年紀尚只有八九歲光景，人事不知，他的父親卻是個古道正氣的秀才，家中雖貧，絕不到外面來借貸一兩半錢，只仗了教讀過那清苦生涯，明知道自己兒子應嗣給劉太太的父親，有著百萬家私，倘是不加顧問，不免被劉太太奪去。可是此時，讀書人只尚氣節，不以金錢為重，不肯自墜志氣，倒便宜了個劉錫彤。欲知劉太太究竟得到家財沒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